

樱花时节

□牛敏

吹开桃花的风
吹开樱花
一笔带过疑虑的心情

燕子、燕子
乘着心的翅膀
来到四月京城
春光四溢你是谁的女人

胸前的小香包，掏了又掏
掏出孤单，掏出妖娆
掏出色彩绚丽的阳光
唯独藏起春夜里的蜜糖

一夜之间，那么多小嘴儿
开始风清月白地交谈
那么多手势伸出蓝天的衣袖
在高枝上指点
燕子，燕子
心事盈盈，脚步纤纤
你的到来
让眼前的日子冰清玉洁

五瓣樱坐在枝头高高在上
为季节不明的京城照亮方向
一枝一叶，晾晒
自己的主张
春天，春天
不是季节，那是心情
面对一朵花儿的年龄
我洗心革面

春天里开放
春天里心碎
花朵依旧，摆开
晴朗的心肠
樱花，樱花
灵魂里飘飞的片片绝唱
我听见来自远古的飞翔
沿着身体里的陡峭直抵花香

踩着尘土，我在路上
天空的高处
你在飞翔

夜晚，你怀抱露水
花苞里安睡
黎明，怒放霞光

燕子、燕子
俯瞰四月花香
五瓣樱开满京华

一瓣樱花
一枚玲珑的心肠
那是男人渐行渐重的牵挂

滋养春天

□马端刚

冒着雾霾，穿过钢铁大街
手中握着你的名字，想起了一场雨
骤然盛开的花朵，听见了疼痛的声音
窗口堆积着春的气息，落在脸上
一颗颗精灵，在夜色里舞蹈
暗香溢出，若隐若现
曾经失散，今日相逢
从前世到未来，河流蜿蜒至今
你总是担心，思念如潮水涌动
最终湮没了夜色，湮没了身体
在黎明的呢喃里，阴山一寸寸长大

黯淡的光影里，痛苦渴望着幸福
那么近，那么远
老树未发新芽，新苗待滋润
在阴山，高贵落下来，孤独落下来
大大小小的石头，潜伏在包克图
世界的很多伤痛，经历春夏秋冬
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模样，抬头的瞬间
忘记了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时你点燃月亮，在古老的院落里
被遮蔽的黑暗，汹涌着，怒吼着
暮春的天空，像一个患了相思病的女人
不分日夜，坚守着自己蓝色的身体

花儿含苞待放，街道渐暖
如你所愿，窗外的雨不停地下
夜的深处，渐渐打开的芬芳
虚无或者真实，小店弥漫的蒸汽
星空，笑脸，小心地触摸着眼睛
淡淡地，轻轻地，被蒙养的声音
从一条路，一颗心飘出来
那一刻，在黑白的琴键上
找到了善良，找到了爱情
也相信，生命是如此璀璨
相互注视的时候，泪水悄然滑落
静静滋养着春天，滋养着万物

春如一场梦

一天的事，是去年春天的事，是往事。

作为一个怪吝的人，我不情愿让春天就这样冲过来了事，不如捕捉一些线索，看它怎样动作。我住在城市的远郊。此处一无所有，聊备大野荒。道路两厢栽着桃树、杏树、樱花树等应有尽有，花树与撂荒的土地构成史前时期的粗犷地貌，却使我感到十分美好。我在荒地上奔走，虽不种地但比种地的农民还忙，我要找眼前哪怕一点点绿的痕迹，没有。坐下来歇息时，却见柳条软了，柳枝在褐色外面敷盖一层微黄。我跳起来去看那黄绿的柳枝，此色如韩愈所说，近却无矣。手在地上抓两把土，土松软，并有潮湿的凉意。

春天在某一个地方藏着呢。它藏在哪儿呢？地虽大，但装不下春天。天上空空如也，也藏不了一个春。我如果没误判，春藏在风里，它穿着隐身衣在风里摸一下土，摸一下河水，摸一摸即将罗列蓓蕾的桃树枝。以此类推，摸一摸理应在春天里苏醒的所有生物蚂蚱。这就解除了缚束万物的定身法，万物恍然大悟，穿上花红柳绿的衣衫闯入春天。

三月末，我赴长春逗留两日。回来一看，糟了！荒地的低洼冒出了青草，大地悄悄流淌着青草的溪流。它们趁我不备，搞了一场偷袭。我走过去，蹲下，连哭的心都有了。这才两天的事，你们却这样了。我本想让青草在我眼皮底下冒出来，接受我的巡礼与赞美，我却去了长春。知道这个，我去什么长春呢？青草，我本想说它们说我待你不薄，细想也没对人家怎样就不说了。大地之大部分仍被白金色的枯草所占领，但每一块枯草下面都藏着青草的绿芽，它们是今年的青草，无所畏惧地来到了世上。

我知道春天并非因我而来，却想知道春的来路，然而这像探寻时间的起点一样困难。相对论说明：时间的快慢取决于物体穿过空间的运动的快慢以及它们靠近通过引力牵引它们的大质量物体的程度。量子力学显示，在最微观尺度下，事物的实质和存在变得很奇怪，比如两个粒子可以以某种方式纠缠起来，且不管两者距离有多远。我尽可能通俗地引用物理学论述，但足以说明所谓时间是一个含糊的表达，它没有开始，同样没有开始的还有春天。

归来两日，大地每日暴露一些春的行踪。桃花迟迟疑疑开了，半白半红。而没开的蓓蕾包着深红的

围脖。连翘是春天的抢跑者，举着明黄的花瓣，堂皇招摇。若醒得早，会听到鸟儿在曙光里畅谈古今。此乃春之声。跑步时，我发现了一只纽扣大的蝴蝶，紫色套金边。它像不会飞，它却一直飞，离地20公分许。我跑步拍表，本不愿停下，却面对这只今春第一只蝴蝶发了一阵呆，它是蝴蝶还是春？春云呢，它是那么薄。夏日里成垛的云，春天可以扯平覆盖整个天空，如蚕丝一般空灵。云彩们还在搞计划经济，该多的时候多，该少的时候少，无库存。这样说来，春天到了或基本上到了。但春日并不以日为单位，春不分昼夜。站在阳台看，草与木早上与下午已有不同。刚刚看，窗外五角枫的枝条已现青色，上午还不是这样。春天之不可揣摩如上所说的，其变不舍昼夜。夜里什么草变青，什么花打包，什么树萌芽完全处在隐蔽战线，即便我头顶一个矿灯寻查也难详尽。春天太大了，吾等不知它的边际在哪儿，也不知它在怎么搞，探春不外妄想，知春更是徒劳。

今日，我骑自行车沿蒲河大道往东走，没出两公里，见前方路边站满了灼灼的桃花，延伸无尽。这阵式把我吓得不敢再走。我只不过寻找枝头草尖上面小小的春意，而春声势浩大把我堵在了路口。春天还用找吗？这么浩荡的春天如洪水袭来，让我如一个逃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桃花警察不敢移步。我不走了，我从前方桃树模糊的猩红色想象它们一朵一朵的桃花，爬满每一棵树与每一根枝条。它们置身一场名叫花的瘟疫里无可拯救。再看身边的杨树，它们虽不开花，但结满了暗红的树狗子，树冠因此庞大深沉。再看大地，仿佛依旧萧索，青草还没铺满大地。我仍然不知春天到还是没到，桃花占领了路旁，大地却未返青。春天貌似杂乱无章，实则严密有序地往外冒。春天蔑视寻找它的人，故以声东击西之战术把他搞乱套。用眼睛发现的春天似可见又不可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人是搞不赢的。我颓然坐在杨树下，听树上鸟鸣，一声声恰恰分明，而风温柔地拂到脸上，像为我做个石膏模子离去。我知道在我睁开眼睛之后，春色又进驻了几分，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切如同一个梦。

限。所以我只能以梦为马，纵横在河山之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首《敕勒歌》让千年的诗人们没有了颜色，让敕勒川景色天下流传。风云流转的岁月，奠定包头这块土地的开疆拓土。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像包头这样的城市之路。在时代力量和政治需要的推动下，基因突变地造就了一城多样的城市，工农牧商，东西南北，就像一片神奇的土地绽放出让人惊诧的花海绚烂。

别来江海事，语罢暮天钟。该去的去，该长的长。在我一次次想要描绘河山之间的时候，发现语言是如此的艰涩和苍白。

于是，在勾勒山河山之间轮廓之后，我觉得对于山水，其实是可以写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换句话说，就是杯中山水或是心中山水。人的内心是极其伟大的，有形的河山都可以在一思一想、一颦一笑之间变成故事、画卷、歌声、诗句，以及无声胜有声的缄默。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明白，表达只属于表达者，和喧哗与骚动无关。河山之间，生生不息，心中山水千秋永续。其中味道只有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可能需要一生一世，也许更多。

河山之间，家园故城，草原晨曲，响彻八方，双翼的神马蹄声天外。这就是包头，一座沉甸甸地立在河山之间的城市，对我来说，一个人的城市就是全部了。

草原的黑土地，被冰雪覆盖，构筑成梦幻般的童话。

雪，只一种色彩，就把红尘描绘得如此绚烂。

草随风舞，那踏雪寻梅的浪漫，在雪地成了一种最原始的祈盼。

圣洁，覆盖了尘世的繁华与喧嚣。

无限遐想，在冬的怀抱中闪亮。太阳是一轮温暖的守望。

雪地上，任由草梢独舞。掬一捧雪花，让心沉静，圣洁成诗意的多情水云，纷飞如雪花，令冷漠燃烧火焰。

静静地，用圣洁的身身拥抱大地。

雪，从北方漫过，在通往春天的路上。我站在风景之外，心中也安放着一个春天。

前方，有暗香漫过雪野，在草梢上涌动，轻叩冬的门扉，傲然挺立于冬的枝头，点亮了我心中的春天。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半雅半俗

□王太生

我租住的房子在五楼，这个角度，不高也不低，春暖花开时，正好听一窝麻雀在檐下啾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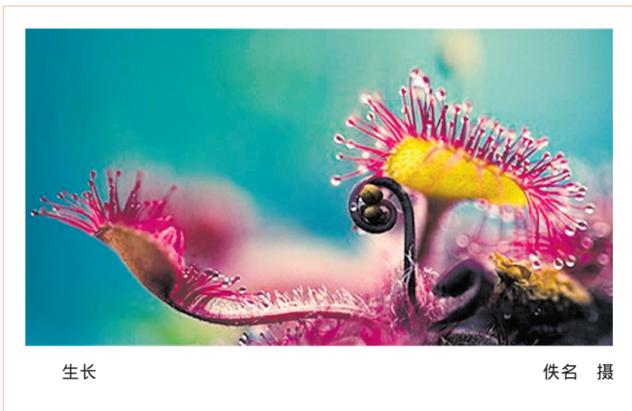
人生有许多半雅半俗的事。比如，夏天在树荫下啃一口西瓜，秋天在桂花树下闻香，冬天在老澡堂里烫脚丫子。前两样姑且不说，后一种，不是身临其境不能意会。老澡堂里，头池水，咕嘟咕嘟，烫脚丫子，才是至真的大俗和大雅，俗是其粗拙的动作和形体语言，用一条脚巾，蘸滚烫的水，在大脚丫子搓来蹭去。烫脚的人呲牙咧嘴，快活过瘾，这时候的雅，是一种内心的恬淡，身心的自在飘逸。

吾乡多水，澡事兴盛。从前，小城之内，大小澡池凡数十家。城中有一澡堂，名雅堂，那时就很迷惑，澡堂子明明是烟茶缭绕，水雾腾腾，三教九流，嘻嘻哈哈的极俗之地，为何偏偏称雅？后来才明白，澡客们在池水里泡上一天的疲惫和烦恼，皮肤散着热气，驱除寒凉，洗浴之后，一身轻松，大有重新投胎换骨之感，至俗之后至雅。

关于老澡堂子，汪曾祺在《草巷口》中说，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开业，初六日有菊花香水。为什么是菊花香水，而不是兰花香水、桂花香水？汪先生说：我在这家澡堂洗过多次澡，从来没有闻到过菊花香水味，倒是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重的澡堂子味儿。这种澡堂子味道，是很多人的愿意闻的。

在汪先生的眼中，有些人烫了澡，还得擦背、捏脚、修脚，还要叫小伙伴去叫一碗虾子猪油葱花面来，三扒两口吃掉。然后咕咚咕咚喝一壶浓茶，脑袋一歪，酣然睡去。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来一觉，真是快活似神仙。

一些赏心乐事，多半是雅俗兼半。王安石有一首诗，青山打卧坐，黄鸟挟书还。春天到了，先生悠然坐在太阳底下吹风，挠痒痒，面对青山，不时从身上摸出几只小虱子来，看着鸟在天上



生长

佚名 摄

草原 圣洁的雪野(外一章)

□夏寒

走进雪舞寒冬，天地苍茫的浪漫境界。记忆，挂着无限想象，凝成美轮美奂的圣洁。

无边无际的空旷，仿佛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

空气，被冰雪过滤后，只剩下清新。草的呓语静美如诗的轻柔。

草原的黑土地，被冰雪覆盖，构筑成梦幻般的童话。

雪，只一种色彩，就把红尘描绘得如此绚烂。

草随风舞，那踏雪寻梅的浪漫，在雪地成了一种最原始的祈盼。

圣洁，覆盖了尘世的繁华与喧嚣。

无限遐想，在冬的怀抱中闪亮。太阳是一轮温暖的守望。

雪地上，任由草梢独舞。掬一捧雪花，让心沉静，圣洁成诗意的多情水云，纷飞如雪花，令冷漠燃烧火焰。

静静地，用圣洁的身身拥抱大地。

雪，从北方漫过，在通往春天的路上。我站在风景之外，心中也安放着一个春天。

前方，有暗香漫过雪野，在草梢上涌动，轻叩冬的门扉，傲然挺立于冬的枝头，点亮了我心中的春天。

春天 暗香含笑

疏影 暗香。

飞，心里的那份美美的滋味，真是只可与君子语，不可与俗人言。

半俗半雅，是半文半白，是半现代半古典，是哼着民间小调，又唱美声。初春，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手不能空着，我知道朋友不喜欢礼物的俗，却在乎情义的雅，顺便在路边折一枝腊质鹅黄、冷艳幽香的腊梅花送给他。

半俗半雅，不论是躺在酒店的沙发床上，还是乡野的稻草堆上，都同样呼呼入睡。我认识的鲁小胖，在山中游玩，几个人夜晚投宿农家，铺不够睡，他睡在地板上。鲁小胖子在微信上说，他是一个80后士大夫，又说他是一个诗人、青年评论家。有一次，我和小胖坐在江南古镇上吃包子，小胖将自己坐在街头敲着腮帮吃包子的图片，传到微信群里，还对一个人说，哎呀呀，快来吃包子！

雅是人的一面，俗是另一面，就像一张纸的两面。

正襟危坐是雅，跷着二郎腿是俗。一个人既正襟危坐，又跷二郎腿，是半俗半雅。有个朋友，在生意场上谈天说地，回到家中，还是要摸摸臭豆腐，喝半碗稀粥。雅是一件外衣，俗的是内心，是脾气和本性。一个人，对世俗生活的真爱，是装不出来的。

尘世间，诸事万种，孰俗孰雅？有人觉得，在朝是雅，在野是俗；当官是雅，做民是俗；品香茗是雅，饮大麦茶是俗；娴静是雅，颠狂是俗。

也有人把大雅的事，看作大俗，将大俗的事，看作大雅。雅和俗，在每个人的眼里，标准不一。

古人有《半字诗》，半水半山半竹林，半俗半雅半红尘，半醒半迷半率直，半痴半醉半天真。真的把个雅和俗都看透了。

